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

三

四
六
標
準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四

舉科目

謝劉閣學

光祖

舉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

遠客從軍自分塵埃之內近臣薦士許司雨露之
邊以仞墻則未窺且尺牘之不貢敢謂暗中之摸
索以蒙送上以吹噓此難求之今人斯可稱曰知
己竊以爲臣止於敬皆有陳善閉邪之心事君致
其身豈無明目張膽之志自方正爲賢良之號而
獻納歸侍從之班視嘉言罔伏之時無不諫亦入
之意然元祐十科之創建不落第三至紹興五載
之選掄以此居一蓋象龍亦有致雨之理而存羊
實餘愛禮之心儻非其人難稱此意如某者學未
聞道年不後人好論古今未離舉子之習氣僥說
得失不過處士之大言本浪爲錦城雪嶺之觀乃
輒與祈山天水之役空有幕中之辯竟無堂上之
奇誰誤聽聞忽蒙論薦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謾稱
春藻之葩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浪許秋竿之節平
生失在小丈夫之悻迺今亦有大君子之知所可
貴者遇大賢韓子所以賀侯喜不待求而後施德
柳侯於是感崔卿不謂古心復見今世茲蓋伏遇



其官四朝壽俊一卅儒真本本元元所學皆周孔
之學孜孜汲汲此心即禹稷之心曾中風月之無
邊筆下源泉之不擇使天下之大老二盡歸乎來
則匈奴之長技三亦何所措方居家而爲善思報
國之以人若爲控地之飛亦入戕天之剡某敢不
圖惟報稱益自激昂待以國士待以衆人何敢作
廁中之報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庶免爲門下之羞

謝李參政壁舉獻納科

塵纓解縛方將發興於雲山宗袞垂褒欲使司存
於雨露喜固多於溢美耻乃在於過情其殆無私

重刊

之私豈容不德其德竊以士無賢不肖均欲希一
世之知德不孤有隣亦樂道諸人之善蓋近來仕
進之徑蓋罕由薦舉之門心肯命通底勞介紹言
甘幣重自有寅緣宗臣之考十科本爲何事冢宰
之計羣吏不出此途遂令戕天之章僅作畫地之
餅然其所見與衆則殊樂莫樂古相知止願出大
賢之門下得不得之有命寧須商小利於楮中矧
如不曠之蹤可謂所持者狹識字有數學何有於
多聞了事亦癡才豈周於庶務質不足以望粹然
之器文不足以窺作者之藩宜諸公臺省之登任

此士江湖之落莽誰欺於鑒裁羌忽累於明揚方正乃賢良之稱必名門而後稱獻納蓋侍從之事豈俗吏之能爲况去國十三年之餘閱人多矣今起家二千石之薦舉世觀焉不應凡材猥玷異目此蓋伏遇某官清朝良弼名世真儒鍊色石以補天親揮九日觸佞山而還里坐閱一星甫尋川路之風煙適值岡巒之烽火內嚴殄捕外示招懷賊憚崇文之名若杵投曰民誦西平之子惟我有臣俊又宜在於旁招巧拙猥容於雜遘有如庸下亦備數中某敢不勉自激昂圖惟稱塞有吏才更世事愧非臨川老子之倫絕當世追古人敢忘眉山端明之薦

標甲

謝任尚書

希夷

舉著述科

上命公以納言甫膺隆委公報上而薦士宜首異材是何濡滯出晝之人辱此吹噓上天之賜名充著述實發兢慙某聞簡厥修簡其不修古不謂之恩地觀其主觀其所主近反類於市區然而推賢揚善之盛心乃是輔世長民之元氣眇然一世知此幾人司馬公請建十科本爲何事崔祐甫盡除羣吏不假此途謾勤爲天啓齒之勞間有畫地作

餅之笑如僕所見與衆則殊蓋伯牙之絕朱弦特爲知者如虞卿之取白璧是有命焉第令收名定價於大君子之門何必商功計利於賤丈夫之隴况歐陽公不能挽聖俞之達而東坡老亦難拔方叔之窮物固假於氣噓命實通於心肯况某無狀觸事多畸荷鋤而耕寬閑只傷地脉乘槎而游汗漫又犯天河無端讀書有時爲養既痛三千鐘之弗泊又瀕四五十之無聞小材不離於小官已知安分大慙或謂之大好人自過情馴致誤執事之知欲令備弟子之列先唱之矣又唱之矣肯引去

標四

蓬島之風航昔謂斯何今謂斯何却回作瞿唐之煙棹旁觀千丈之落自計三寸之存心不同苟媒勞委禽勿強射有似乎君子正鵠是求敢圖進退之間偶合高明之見徑持典麗舉及妄庸皇帝曰嘻往贊碧幢之帥翰林爲主入言墨客之卿不以昧於時宜爲俗儒是可稱於天下曰知己茲蓋伏遇某官眼高四海曾着千年盛之白玉堂辭足以鼓天下之動拜于青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龍墀引聽履之星辰鶴禁賓重離之日月是固見耐官之器孰能窺憂世之心大厦非一木之枝故櫻

闌店楔與蔣櫃而並蓄小市無千金之藥故芝苓
參朮合薑桂以兼收急求燭武則無以重朝廷近
捨皇甫則無以勸巖穴雖隻字片言之無用亦三
光五嶽之所關不忍弃捐力加收拾何其久也必
有以也知已在於遣中我儀圖之愛莫助之亦漫
爲之言上感知而已勿謝得乎某敢不圖稱所蒙
力鞭其後舍文章之小技勉節義之大閑孔明之
栢四十圍香葉試尋於鸞鳳任公之竿五十牻大
鈞會掣於鯨鯢

代虞制參謝劉閣學舉科目 光祖

標四

梧幕綴負曾微寸善荷囊薦士猥玷異科予之豈
以爲私受者未能無愧蓋知欄而稱獻納嘗聞摩
詰之詩若依劉而增感傷已發仲宣之賦殆主擇
客則客亦擇主使官求人則人不求官自甘桃李
之不言誰識蘋蘩之可薦矧如剛簡藉是迂踈山
東山西不能世將相之業水南水北居然仕賓客
之聯雖學問粗知德性之尊然英華恐非和順之
發蛙拘墟而局促何所見聞燕巢幕以徘徊若爲
材識徒以固窮之力頗知尚志之功反觀寸心粗
識無邊之風月洞視萬古略知不廢之江河所願

就有道而正焉未得事大夫之賢者曾握衣之不
敏已推轂以見收元祐宗臣之立十科本爲何事
紹興宰相之計羣吏尚出此途今徒有存羊之名
或者發畫餅之嘆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柳
子厚固已言之既有知方又欲識路而疾驅韓退
之亦安取此所感大矣無謝得乎此蓋伏遇某官
道純粹精德直方大羽翼孔孟學傳先聖之不傳
黼黻卿雲文到古人之未到碩果何嫌於不食匏
瓜自得於含章人之爲言何得焉特祝承明廬之
三入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應靈光殿之獨存時來
爲之民生幸甚豈謂誠心之傾倒肯收孤迹之沈
冥得於不求亦可自賀某敢不佩所品題銘之衷
曲歲月坐成晚且熏坡老之香江湖永相忘更勉
後山之報

謝曾尚書

喚

舉著述科

裁小子而成章亡能爲役觀近臣而爲主有味其
言予之豈以爲私受者未能免愧切以十科薦士
著述難堪八坐舉賢銓綜尤重唐文章之錄登者
幾人晉人物之甄拔於一字使品題之太過恐稱
塞之易孤伏念某命固不猶才亦無似萬卷未供

於啜飲一科何補於遺餘結柳送窮仍覺語言之
無味剖瓜乞巧不堪豪傑之跪呈雖庚桑以役於
老聃然毛遂無聞於趙勝不圖科薦特辱名聞惟
才薰班馬之香乃名秀發非學探舒向之海莫號
淵深至求英詞能配古作自李杜韓柳之不出殆
歐蘇陳黃爲庶幾何者妄庸得此獎拂前言戲耳
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則欲假之而自厲考
古人之所佩仰盛德之安窮非盡讀三萬軸之牙
籤難仰答十六枚之古磬恭惟某官國之喬木學
者泰山公方引韋世康而告休士皆知杜如晦之
必相平生五色線豈皖織女之襄向者一瓣香不
廢嫡孫之行滿期開閣早與捲簾某敢不仰體鴻
鈞俯鞭駑鈍著作前列之餘事豈足醜知節誼天
下之大閑持此誓報

謝趙尚書舉可備著述科

汝述

小子成章無可薦揚之實近臣爲主猥騰典麗之
褒未嘗敢請於墻藩乃辱徑收之篋積感知而已
懷愧柰何切以一字拔人今古稱山公之啓十科
舉士兒童誦司馬之賢幸猶愛禮以存羊誰復按
圖而索駿著作雖前列之餘事文學亦先聖之末

科珠玉不補於飢寒豈堪混泥塗之辱干羽無取於戰陣猶足備宗廟之容有如一藝之不庸亦是匹夫之弗獲昔趙尚書垂德於不報柳侯嘗感其收撫之恩至李從事因文而得交韓子又念其飢寒之聚不圖今日復見古人如某者蠢蠢隨行狙狙何取徒守寒素之氣習尚持文墨之生涯居於大江之濱甘見笑於獯獪行乎劔閣之險幸偶脫於豺狼既銜三釜弗泊之悲又罹二子更死之禍兩髦已雪百念俱冰學業實負其初心精深安在詞華甚慙於大手炳蔚謂何今屢爲丞相而言蓋

標四

甚愧丈人之厚故臯之窮且忍何敢躁耶孟郊之以無成會且歸矣不虞科薦又累甄收伏遇某官氣香秋天愛深冬日作納言之喉舌惟山甫克舉之用夾輔之股肱則周公其人也長慮却顧爲根本之計兼收並蓄無葑菲之遺凡今傳羽翼而飛誰非借齒牙之助尚念朝廷半老儒之日無奔文章一小技之人必令綢繆於束芻廉耻缺矣故雖參差之苻菜左右髦之某敢不勉自激昂圖爲稱塞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日監在茲待之以國士報之以衆人天厭之矣

謝成都帥黃侍郎時若舉科目

旅床爭席夢難蜀道之登軍將打門驚報繡書之
至世固有十科之薦士公獨能萬里而舉人愧在
其肝感深於髓伏念某至愚不肖素賤且貧無端
讀書遂奪耕田之樂有時爲養不供啜菽之權猛
思萬物之皆塵彌覺一科之不補汗漫卓踔欲尋
墜緒之茫茫勃窣嬰跚尚踵常途之役役雖大慙
必謂大好然小材不離小官安得自高聊復爾耳
能令公喜定未必然行塞湘水之芙蓉誰托江梅
之桃李今作禁門鍵要須百年幾見之人君如雙

標甲

井茶眞副衆口一償之願顧持著述猥舉妄庸經
學無游夏之源修明安在文詞乏屈宋之艷秀發
謂何然經品題敢自暴弃孰云畫餅初無益於飢
腸如入大倉亦莫不有飽意伏遇某官斗牛間氣
奎壁清躔筆裁霧而縫雲不作人間煙火之語身
馭風而騎氣直依天上日月之光倦持上雍之囊
出草諭巴之檄雪山增重天府益臃斯人乃德星
頓釋冕旒之西顧用汝作霖雨共觀袞綉之東歸
諒勳相於國家先勞招於俊乂兼收馬渤曲抱鶴
翎仰盛德之安窮望夫人方已遠主簿乃有分職

縱欲福以難功侍郎非通神明曷不祈而得施某
敢不謹佩恩意自鞭古心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寧
有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請誦斯言

代趙撫屬謝衛參帥

汝謂

百舍治任已問征夫之前路十科取士又勞播物
之大鈞頂踵知恩肺肝懷感切以賓筵有秩古歌
衛武之功藩翰多賢舊說湖南之客今已時移而
事異誰堪德舉以言揚况如日夕之牛羊會且歸
矣相彼月明之烏鵲愛莫助之又勤科薦之榮允
謂陶成之厚伏念某一寒無挾百拙有餘偶躡末

標四

科非有宗英之禮樂來依大府適逢元帥之詩書
假以三能之光借以九鼎之重從骨而肉如翼斯
飛肅肅宵征久馳心於魏闕遲遲晝出終戀德於
膺門果蒙吹噓薦以科目取其材術固無師友之
淵源旌以勤勞是亦塵埃之職分政事之可觀安
在館閣之稱選謂何強名器采之詳華浪應文章
之典麗前言戲耳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敢
不假效而自勵伏遇某官清廟一柱泰階六符虛
己受人不厭蒙再三之瀆承天載物真得坤六二
之方暫爲召畢之保釐聊續荆潭之唱和牛溲馬

渤隨所用以兼收虫臂鼠肝不以微而見弃故令庸下亦在數中某敢不增所未能求爲可貴著作前輩之餘事不足酬知節誼天下之大閑持此誓報

代回舒尉謝科目

從臣十科之薦一歲三人牧夫庶獄之難千變萬狀茲以盡公而舉又何私謝之爲恭惟某官遠抱甚都賢勞已久居然前跋而後寔誰其右挈以左提今歸幕下之羅定脫囊中之穎比來科選擬用名聞深疑詎木鶴之仙豈復尋蕉鹿之夢然此本

標四

畫地之餅何以假爲果能受去墜之斤徑當削入不然時夜之早計無乃明月而暗投某疾讀來函病頓去枕家君作宰好吟孤鶩之齊飛客食加餐持報雙魚之速遺

謝座主

謝中書舍人 曹從龍

五芒色正夙瞻柱史之躔一刺字漫始見舍人之
樣仰高山而景行感流水之知音由其願一識之
未償是以身十返而不悔切惟去民就吏牛堪未
始謝於門負業歸家齊皞亦不非其上惟是筆硯
荒涼之業實受鑪錘特達之知說戰場文人還迷
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若揆門生坐主
之常當辨國士衆人之報伏念某學未至古年不
後人少也好脩強記輒數千字長而無述覓舉凡

標四

二十年雖有道則耻賤貧亦無心於圖富貴可埒
親老又着儒冠而忍羞寧試有司不願君門之徑
入冒陳三策略吐寸衷自知明主可爲忠言特恐
貴人不喜生語頭顱自揣口吻益悲卒猛吐其狂
愚竟僥說於得失不謂暗中之摸索遂蒙送上之
吹噓既有詞意皆精妙之褒復加筆力可敬服之
語喘竹筒於儕輩增紙價於京朝人亦有言衣鉢
恐成於故事我則無勇鼓旗空譟於後塵既經品
題敢自暴弃遺餘不補十年任韓子之窮名節苟
全一第真魯山之溷身未可許人也猶欲與後死

之斯文子亦來見我乎政恐事先生之有罪伏遇
某官求士爲國事君以人言動必書今立二螭頭
而和墨汁榮進素定寧止四龍首之至黃扉切聞
滿籠之參差豈少一株之桃李然勸相國家之業
自旁招俊乂而基公求士甚士之求公會須連茹
子絕長非長者絕子自合負荆其一莊未荒萬間
是苙向來辦香之敬真爲南豐此去翹材之延願
觀東閣

謝宗縣尉

炳

薦書下士徼君子之異知奏記中消缺門生之庸

標四

敬抑馬周實淹於逆旅非牛堪敢傲於有司末之
負荆遐不削櫝恭惟某官眼高四海筆落九天繡
十二經尤有取太平之典對三千字謂當冠秀士
之羣馬小殿於及門鰲固安於戴石孜孜甘旨屈
爲孟東野之官懇懇忠精方抱梅南昌之節淒其
風木越在塊苦諒朝祥之琴成聲則暮召之蓋相
望某頃偕鄉計嘗累公知由庶士而登司徒不知
恩者非人也去民畝而就吏祿豈進謝則爲私乎
顧迷京洛之塵實隔蓬萊之水故者無失爲故乃
不知儼然衰經之中誅之不可勝誅自當即麾之

門牆之外顧勤一介先枉雙魚既倒植之可斬復
暗投而失報青衫短笏漸從矮屋以着身紫磨真
金尚負洪鑪之定價然已長伯樂之廐遜荒陸氏
之莊某無以報恩期於強學其行已若有愧於道
何以文為雖無報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四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五

謝到任

帥到任謝任參政 代鄒給事

輿轎喻嶺方營三徑之謀鼓拙浮湘又玷十連之
寄在相國知之至矣殆鄉人善者好之昉蒞事之
云初豈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今而心古氣勁
而貌和學問淵源得尊主庇民之道緒餘土苴爲
開物成務之才自翊輔於天樞迄規恢於土宇晉
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庸釋高文之宿
憤子惟克邁乃訓共觀周召之同心某分閫罔力
歸田已幸敢意躋班於延閣更令承惠於介藩恨
是清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俗鼠窮已甚
蚊負奚堪必先達之士爲之前焉旣感裏言之賜
有刺史之榮無其難者尚祈終惠之私

帥到任謝鄭參政 代鄒給事

籲天還印甫辭五嶺之災易地剖符遽得三湘之
勝將毋固諧於安便拊躬但愧於叨逾冒再僂而
弗俞知一陶之有自恭惟某官才弘而毅器博以
周醜假無言贊一日萬機之運柔嘉維則聳六服
羣辟之瞻人固料代何之用參上亦知安劉之必

勃兩地碧雲之暫駐既厚仔肩九天黃道之安行
亟膺顓面某守藩弗績席蔭終更所願歸田徑返
林鳥之哺敢期易鎮竟爲牆燕之留惟一重一掩
號淳古之江山而九辨九歌餘芬香之草木豈小
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成謂國小不足回旋此豈
爲我輩而設使政平而無愁嘆庶不爲門下之羞

太守到任謝丞相

權武岡軍

竊以邊郡負丞愧何功於涉筆中朝改牧命以次
而設麾雖時暫以從權亦日虞於非據重感大造
陶鎔之賜敢廢小吏竿牘之恭伏念某全抱迂疎

標文

倍勤技拭廣文轆軻既保全茅屋之歸半刺翱翔
又減縮葵丘之代無蟹易嫌於監郡不龜敢望於
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格布中涓之謝日君乏使故
侯攬轡以疾驅夜枕不安新尹懷章而未上勤廟
堂之軫念慮獄市之擾姦姑令副貳之車且護方
寸之印鷄芳胡瞻於不獵馬也詎可以守閭正使
五日京兆之間亦有千里宅生之寄科瑣邊吏非
蒙真漢相之知申畫郊圻安得假齊王之命茲者
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爲帝者師萬億年敬天之休
豈止書郭中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孟

軻氏之宗更新紹定之初元遴選神爵之良吏謂
友邦必立之亞旅正欲充虛幸督郵未逐於聾丞
不妨借聽雖小人秉器終於必奪然大鈞播物允
矣無垠某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葺雖斲尸祝越
尊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
之至

榮州到任謝丞相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翱翔守巴夔之南榮累
一陶之坯冶幕府十年之未以角巾兩火之可逃
間關半暮辛苦萬狀甫茲領事率爾裁綈伏念某

標

才不瘠人學徒泥古招諸生於館下幾毀于隨處
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姑俟及瓜之代式遄行李
之歸敢圖分銅獸之符猥使展石龜之郡惟和義
之僻壤實光廟之潛藩升軍開府獨未沾恩視邦
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使年
計僅六百緡財匪鬼輸全仰作鹹之潤郡資井養
詎堪竭澤之漁比緣花破於皂胥今遂草薶而赤
立欲俾尋常之外頓增十萬之輸數畧入池寧保
四郊之無擾強弩射市但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
征公私可痛弗獲於上不可治矣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欲吾君繼
壽皇之聖帝賚我公紹忠定之勲禹以功臯以謨
適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抑又餘收不惟垂紳正
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守志厲操而抗浮雲之節
勤勞二紀無寸畧之敢休懇避三公至累年而不
受戒謹恐懼之如此熾昌耆艾以固然周公仰而
思之不迷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務旁招肆令愚
儒來效凋郡尚念某進退維谷兢戰履冰思庶民
所以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
百謫之盈輒修謝上之緘併控由中之悃

太守謝史丞相

眉州到任

伏以秉榮隱之障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濫叨詳
試適值賓賢而觀國又令主試於坤文旣徹棘圍
遂趨瓜戍伏念某賦資蹇淺觸事坎艱學術荒卑
弗知深造之以道技能謏薄又非適用之謂才出
幕十年一登文石奉祠三載半刺武岡曾未滿秩
之間倏奉專城之寵跨犍犛之徽命與仇謀求牛
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全丙穴維舟
徑欲歸耕於谷口庚書傳置顧令改牧於我眉惟
是四蜀之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好文而慕權

勢至今餘西漢之風其事守如古君臣近世異北
墉之記比緣兵潰轉覺民流厥旣獻賢能之書甫
及理愁恨之嘆伋去誰守猶幸滴博之雲收超願
乞歸孰念玉関之人老茲蓋伏遇某官箕裘輔弼
祉角君臣精神峻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倒大
鈞播物實細別於九流直柄當權亦曲成於萬物
有念一寒之蹇剝已成十暑之睽離更以一麾試
之再鼓某敢不謹固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洪
農詎能及劉昆之政治南陽如上蔡仰在中召父
之規感棟惟深敷陳罔旣

榮州到任謝桂制置

假守三榮叨塵統部牽江萬里旣見吏民比嘗奏
記以徹名復敢修辭而謝上惟和義之斗絕寔夜
郎之奎隈事簡地偏舊稱道院吏貪俗悍今類法
場蓋一歲止五千石之經租而諸司近八十萬之
折估卽資并養財匪鬼輸屬因權攝之多馴至綱
維之敗壯哉雀鼠公肆侵牟翩彼鴟鴞交騰喧譟
致連帥括三井之羨爲屬縣代兩稅之輸上関閭
制之聽聞下籍吏胥之專擅去其螟螣始云歛此
以錫民信及豚魚今則改之而備塞莫非王事均

是邦財黔其廬赭其垣正足爲參元之喜馬若羊
金若粟初何與張奭之家不才之某嘗仕於蜀亦
知風寒之數處何止日費於千金與其捐潤下之
賊徒滋它族孰若助攻苦之淡以張吾軍然一郡
四邑之間有百孔千瘡之費得斗勺之水斯活矣
庶逃涸轍之枯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實恐剝牀之
及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簡要而清通後勁中權
文武作萬邦之憲外鎮內附精神折千里之衝定
不奪牛於蹊田但欲捕蝗之害稼有憐薄命值雷
轟薦福之碑或辱寬征使乳復零陵之穴乞從舊
額以惠疲氓某敢不祇通寬條布宣隆指修慘怛
忠利之實銷愁恨嘆息之聲可以言未可以言歟
亦持有仁人之在上哀之命不哀之命也更惟恕
躁者之多辭歸倚惟深敷宣罔旣

通判到任謝參政

宣
薛

滿神園之祠廩無繼粟贊夫夷之長戍偶及瓜題
輿佐岳以安能伐輻寘河之有愧輒裁小牘少謝
大鈞伏念某全抱迂踈平沉庸俗徒有龜俛六九
年之歎尚何扶搖三萬里之圖頃由掌故之官猥
分齒胄之教大風有隧俄然電掃以雷驅古井無

波幸爾水清而石見特昇治中之任俾從方外之
游維時都梁之區乃昔槃瓠之境歲租仰於永邵
峒窟接於辰沅和遣兵惡其置魁而立伍崇寧
升郡猶未建牧而立參蓋一歲止萬石之租而四
郊無百金之子然而事簡鴈鷺之左右亦稀况已
食浮螃蟹之有無何計儻水火不交於百姓則風
月亦足以平分此蓋伏遇某官弼亮天功平章人
品謂柳子而在臺省未必如司馬之可傳使趙溫
而果丈夫又何患郡丞之能伏况黔東嘯呼之已
靖有湖南清絕之可親使自謀之何以過此某敢

標五

不謹脩厥職勉既厥心思曹王踔騎之功無羞宗
派哦杜老化鯤之句更問詞源

通判到任謝簽樞葛

誨館下之諸生夙蒙采菲補黔中之上佐茲遂及
瓜揣弱念以易盈撫窮途而致感伏念某學不聞
道才無瑜人負米為親飽固悲於弗泊析薪無子
賤亦覺其有涯願平生竊祿以代耕乃三歲賣爨
而求活頃申以柳易播之請遂忘得隴望蜀之嫌
愧在其肝悵莫追於駟馬言提其耳甘束味於孤
雄既待牧羝詎容展驥茲出回天之力竟諧縮地

之謀鮑叔不以我為貪傷哉貧也伊尹耻匹夫不獲真若推之公豈謂長史之有材僕固感國士之遇我茲蓋伏遇某官爽邦良弼輔世真儒欲立立人所學實資於孔孟匪求求我此心昭合於義文然韓魏公自恨用明允之太遲而歐陽子亦愧知聖俞而不薦雖昔何如今今何如昔願公之求士甚士之求公庶皆有突兀大夏之驩斯不但屬賢小人之腹某敢不俯安雌伏仰任鳶飛文儒申申詎能繼巫瞞之公綽武岡矯矯尚及見江左之夷吾

通判到任謝臺諫

李趙留梁江

別洛下之諸生以歸來於茅屋補黔中之上佐偶及代於葵丘既滌籀以服勤盡濡毫而貢謝伏念其地寒寡挾天巧素慳鹵莽而耕鹵莽而耘已慙學落鼓譟以入鼓譟以出更愧名浮頃從文學掌故之聯躡綴國子先生之後經笥之嘲未發誇篋之惡已盈鄉人不善者惡之成是負錦相國之賜也大矣止於甌史在再三年僥倖貳郡軫之旁鷄之尾不惟非螭解之宮丹之穴犀之顛近又築鯨鯢之觀然以非材之典午固在協恭而同寅水火

弗與百姓交寧湏餞別風月不用一錢買何必平
分茲蓋伏遇某官道格君心識通治體進務閑邪
而陳善退思激濁以揚清天豁露繁南嶽要聞於
鳴鳳冰清霜潔北臺自肅於棲鳥姑試治中且游
方外某敢不修其可願勉爾遁思聳且何傷正欲
不聞於黜陟噤不得用又當且止於吟哦

除兩浙運幹謝趙尚書

汝述

舐淮南之丹久辱青真之送涸江西之轍仍爲綠
水之依非公實與之主張此事亦幾於濩落旣祗
賤役盍控謝牋恭惟某官北海脩身東平樂善禮

四

樂三雍之對卓爾不羣文章萬丈之光飄然無敵
密勿星辰之履彌縫天地之爐當江濤如此之時
思丞徒楫之之計汲引不遺於片善執紼維長恐其
遐心潤物之澤無聲旣優旣渥推轂之言有味不
進不休斷度收羅欲細柄大采之各得義負偃植
將震風凌雨而後知能令此意之常存豈獨于今
之受賜如其無用所向多艱未能茹商嶺之芝還
復索長安之米誰其知者公獨惻然本欲化鯉以
爲鵬不料唱盧而成雉然感恩固在於知己則受
德豈待於成身但令古路之未荒敢恨吾盧之獨

破愈幸甚三爲屬吏矣相國知之起在此勤至他人乎執事責也

代石僉判 孝理 到任謝丞相

絃歌學道偶得代於瓜期造化爲工俾充負於蓮幕待闕之日旣淺陪京之地甚雄偏親有就養之驩數口無啼飢之苦孰主張是遂濟登茲全出大鈞鑪錘之功敢廢小夫竿牘之敬伏念某粗勤家學尚缺世科揆材僅可以龕供涉世敢萌於厚望惟宵人之乃祖乃父與先生則非故非親辱收夾袋之姓名力加論薦凡今懷綳之簪芴實出挈提

標五

家世受知己四十年兄弟感恩非一二數茲偶償百里之債亦欲干半刺之除然而母老家貧難需久次矧是望輕資淺當避勝流適聞僉椽之虛輒致緘詞之請亟蒙中入非有裏言尋承繼粟繼肉之頒又沐載笑載色之遇由衷所請如響之從人或謂分寸之躋攀尙其廉也自不翅三百之距踊惟恐失之捧檄而歸倚門亦喜伏遇某官相邦哲輔經國元勳喬木有臣旣世襲格天之業泰山若厲將代膺裂地之封惟元老克壯其猷故人兵不戰而屈寧王遺寶復還受命之符匈奴奉珍行納

稱藩之款諒深綢繆牖戶之計不廢收蓄樽櫨之材有如龍蟠虎踞之邦豈但魚泳鳥飛之樂因其粗更於民事使之往替於藩條其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石生羅致於幕下已叨從欲之仁越王胎養於國中終異亢身之賜

幕官到任謝丞相

掃曹相之門慙非齊俊趨嚴公之幕已次蜀都仰街坯冶之陶退整韋弦之佩輒干消史肅布謝牋伏念某竊薄無堪欻崎可笑弱於材腐於力絕知天巧之慳加其膏希其光又覺已功之淺徒緣稽

栗五

古之力未忘及物之心然既更憂患之嘗亦漸失賤貧之耻漢庭諸老誤欲招之使來魯國一男何所持而敢傲豈謂沒階之進游勤吐哺之勞誨之以先正之規模未嘗忘虜勉之以中權之謨畫莫若審機趣令沐浴以宵行不容濡滯於晝出南浮江漢既聞克敵之聲西望岷峨僅獻養威之策只今疆場粗立藩籬要恃吾有以待之則雖來無能為也維是受禱允之任居然乏羣博之材大鈞塊北以無垠寧忍匹夫之求備小枝卷曲而不中徒勞巧匠之旁觀每念食浮倍成顏厚此蓋伏遇某

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王曰惟爾君陳率由舊典
時則有若伊陟克對保衡積十年調鼎之功成四
海覆盂之勢豈謂魚潰之虜尚為鼠竊之謀未煩
十乘之啓行已使隻輪之不返破竹數刃之後當
無留難取果旬日之間不妨持重願徇金城之略
勿貪石堡之功周公方且膺之勝於天定昆夷維
其喙矣必以地降如某者戰野非長銘山猶勇觀
我奇士極知東閣之多賢裕乃父功只頌西平之
有子

代回鄒泉州應龍到任

票五

執草東臺翹棠南國言求諸道駁正之氣凜然惠
歛一州牧御之材裕矣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明
允而篤誠魁下三台付榮進於素定曾中五色肯
噤默以求容名滿四海而守之以謙忠結兩宮而
退然不恃露門晚講緝熙日月之光明天禁夕趨
鼓舞風雷之號令念含飴之樂力抗陳情之章
萬牛挽之首不回六鰲去而山為重前驅盡戟出
鎮清源海道無虞雖京師蒙九里之潤天子有詔
則刺史乃三公之儲某夙托同寮尤深贊慶燭之
武老矣無能為矣一力謀歸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萬祈自重

代回史吉州定之到任

選侯相閱作牧价藩除目初傳道路知其辨治建
牙伊始氣色益以精明恭惟某官材應時須美由
世濟踈廣與受早承給侍之恩謝安有元當是後
來之慶有華分竹傲載成瓜幹白粲之連檣驅紅
旗而破賊帶牛佩犢漫游魑魅之菟鋒蝟斧螳佇
築鯢鯨之觀印金斗大詔璽星馳某快覩未先賀
成已後烹魚拜貺良深藏去之榮插羽奏功預卜
端歸之慶

標五

代回張建昌嵩到任

入覲本朝出藩支郡朱轡皂蓋分竹使之半符碧
澗紅泉壯麻源之三谷雙旌戾止五袴煖然恭惟
某官濟美篤誠受材膚敏神俊一鳴之表萬馬皆
瘖躊躇四顧之間全牛自解需章交上渙渥留中
忽願奏於民庸遽勇收於朝蹟江滑闡徼盱為佳
麗之邦顏記謝詩公有按行之便無嫌斗絕會即
升迁某漸欲投簪歸聽擊柝有山房三萬軸之私
積託在部封願刺史二千石之公餘賜之覆護

代回楊贛州長孺到任

坐分龜組卧護虎城世選爾勞上固望象賢之媿
皇揆余度公肯孤熊夢之邦建牙有初交口相慶
恭惟某官麋珠果腹珮璐潤身素所自期豈止二
中而四下見於歷試真覺一洗而萬空甬畢素冠
聿來朱紱即家以拜得郡也滎清冰在壺決不作
繭絲之計丹砂點鐵復何憂薤本之強若作霖雨
則無咨怨之民如臨父母則有慘怛之愛惠而好
我更以贈君願觀清白之子孫大慰華顛之父老
崆峒日麗姑暫歌桂子之香閭闔天開即歸報麥
岐之熟某罔功分閩有幸卜隣屬州之得陽公祠

標五

業也同道也便道而至滕閣為記之為賦之

謝解任

太守解任謝丞相

權武岡軍

補上佐以罔功叨書下考攝邊城而非據又遂合符虔控謝於大鈞併修辭於小擯伏念某至愚不肖多病早衰壯不如人紛兩髦之已雪老而無子寒百念以成冰徒依突兀之萬間尚獲翱翔於半刺夜聽統如之五鼓頗似官蛙曉聞款乃之一聲便如野鹿偶挈瓶之缺守暫越俎以代庖敢言田里便無於歎愁似覺蠻貊可行其忠信淺有蒲蓮深有葭葦小不虺蜮大不鯨鯢胡瞻爾庭人固疑

標五

十一

其鷄突此非子坐自亦愧於象環幸新尹之鼎來許陳人之退屏竹齋藥竈尚堪清風明月之分桂棹蘭舟已夢秋水長天之共滿秩雖無於多日庇身尚假於一雲恭惟某官直大以方清和而任天以寧皇同符於孝廟帝賚我公濟美於越王繼今文子文孫宜用汝而作霖雨乃立太師太傅真於我而如浮雲竟回渙汗之揚可見謙撝之確邴侯病瘡合從陰德以受封富公年高固有本朝之故事諒益耻匹夫之不獲必思遂萬物以攸宜尚念某何足控搏不堪位置雞壘也豕苓也亦嘗

累藥籠之收鼠肝乎蟲臂乎斯固在化鑪之運其
為頌後罔既編摩

代林提管巴謝五府

抱管榘之文書真成爲米守踐更之歲月有幸及
瓜併懽曲免於震凌川數密藏其汗疾孰主張是
遂濟登茲良勞大造之鈞陶敢廢小夫之竿牘某
箕裘有緒筆硯不靈勃窣盤跚僅脫身於選弃嶽
崎歷落姑策足於縣灘盍求泥軾之榮却落銅官
之冗聚鐵成錯未能羨泉府之泉舖糟獨醒豈善
會酒人之酒冒依行缺聊復坐曹二親高年一則

以喜而一則以懼三金微祿時乎爲養而時乎爲
貧誰爲元帥之謀載復步兵之餼歲糜月費不共
桂玉之饜炊冬煖年登未辦布荆之包裹有懷觀
省屢願汰歸日食太倉之陳亦皆帝力人言長安
之樂豈爲我曹不自意全遂得善罷伏遇某官彌
綸天綽涵養人材振闌店揆各得宜與其進也風
雨霜露無非教栽者培之福遂及於容容考亦書
於下下其自非木石亦有肺腸烏獲力足爲氣足
施維其時矣伯樂過不睨遇不顧亦有命焉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五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六

通交代

代董侍郎

居誼

回聶制置

子述

聯鑣北闕不得同父母之邦分閩西垂茲又託子孫之契頓足欲舞盥手修辭恭惟某官節凜松筠識高著蔡有謀猷則順于外孰窺省闈之功非仁義不陳於前親結冕旒之眷茲峻登瀛之步載馳諭蜀之車騎火照山紅奏功易邇雪嶺界天白借重方深佇展壯猷進膺顯冊某以於蚊負甚矣鼠窮糠粃在前安得有告新之政山藪藏疾尚或希議故之恩

通項運使

寅孫

星臨玉壘永解金城王人之上諸侯宜復次地官之屬使臣之拜五善乃肯來天府之雄江漢頓清岷峨增重恭惟某官忠為國許學富家傳聖門服七歲之師兵法擅萬人之敵矧在鯉趨之日已聞禽拜之風筆鋒万馬之交奔才刃千牛之立解廉而不剝出幕府之十年直哉惟清典谷臺之三禮出登郡最入庠郎闈旋為一節之趨盡司六路之餉生財有道立武足兵爰趣覲於嚴宸謂亟登於

禁甬師旅因之飢饉天顧在西禮樂遠而光華水
焉得北爰進木天之直重尋蓬雪之游歷井捫參
昔旣依蓮於綠水張箕舒翼今將轉粟於青天寧
湏漕輶之淹即報賦輿之總月升金掌天近玉京
某一介無它八年于外何幸故人之至可容老我
之歸糠粃揚前愧無補庚癸之諾樵蘇嬰後知可
飽戊己之營願及戎爪亟戒行李遣信使諭蜀道
已騰父老之驩與將軍皆楚人亦有子孫之託其
爲欣幸罔旣編摩

通眉州趙開國

希濬

魯衛弟兄之政班固後於先茅召杜父母之歌揚
更慙於前牝肅迎千騎敬遣雙魚恭惟某官卓爾
不羣飄然無敵更生寶苑蘊金淵玉海之竒長吉
錦囊挾陣馬風檣之逸三峽存依於綠水連鑣決
勝於赤雲寰內五等之侯海揚已徧腰間六國之
印滌濯方新今得墓頤大似雞肋然四蜀衣冠之
郡宜煩禮樂之英在三蘇翰墨之場合着文章之
守尚念黎侯之晚賦無爲叔度之暮來千里之駒
原隰每懷於靡及九戩之鱗朝廷何患其不知恭
夙託門朋連依鄰蔭豈料託子孫之契又將合部

國之符綈袍戀戀願見故人步屨村村久誇新尹
恐鞭其後俾營斜谷之木牛幸疾其驅式慰并州
之竹馬其為忻幸周既敷宣

通徐架閣

天麟

隨冠蓋於京華昔焉託契主文書於几閣今乃為
寮偶因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又可封府庫以待
將軍之至不容禮緩敢用書先恭惟某官南州高
士之家西園先生之子通介寧隨世俗不煩孟德
之疑名位豈肯卑微真符釋氏之送蔚然三館之
望已在八年之前誰令甲科亦補文學之掌故聊
復庚約即是翰林之主人某偶獲交龜真成附驥
合而離離而合詎知有聯事之期同自異異自同
又當廣結交之句

通魏府判

岷

李膺非昔自應陪澤畔之大夫魏相有孫碩亦補
黔中之上佐將託交龜之契盍修致鯉之恭恭惟
某官家本黃扉心如白屋風烈挺挺稱故國之世
臣領袖堂堂成外家之宅相聞墳麓之伯仲皆規
矩於高曾白眉最良黑頭必貴碩屈閣風之步來
監巫水之州此地之峻嶺崇岡昔罕羣賢之至同

坐之清風明月近方別駕之添公胡爲乎來哉民
何修而得此但恐傍觚稜之月難久淹緹屏之星
不俟突黔即迎泥紫其一寒竊祿再暑負丞北山
久笑於鷺猿南岳忻迎於鳴鳳半載之期非遠尺
書之貢敢稽願察來何暮之謠及瓜而代庶幾推
不去之令接浙而行

通武岡權通判譚知錄良弼

湘濱試吏綴寮窠於元昆黔鄙轉丞附交承於貴
介旣共飲玻璃之水又並馳琬琰之山託契良多
修辭敢後恭惟某官魯沂華胄虞學高流所謂傑

西六

四一

然摘頷不難於取第式相好矣因心尤篤於友兄
屈從樾蔭之清良見棣華之厚茲借糾曹之望式
隆監郡之權行矣章交函其圭觀某里閭晚出閤
閱早凋昨倚席之不才投閑乃分茲題輿之有命
佐治何能所幸規矩之陳前可容瓦石之在後友
一鄉之善舊正賴於告新歌別駕之功今敢希於
勝昔

通李制機元龍

望太白於岷峨知登上佐辭石洪之灑穀來託底
寮漫期飛逐於溟鴻敢耻弃餘之竹馬斐裁手畢

敬控心期恭惟某官飛譽隱絃拔材良實大科異
等一翁二季之相望鉅典雄編三史六經之可亞
君陳父祖固存世績越公兒郎信有家風蒲腹精
神燭照數計而龜卜撐腸文字日光玉潔而蛟翔
若爲碧落之功名淹此青油之談笑辟書薦墨一
飛皆可以冲天檄筆模謀三進顧遲於及雷諒惟
中幄正惜前籌斟酌損益必盡忠言治法征謀抑
有主出竊聞機筦徑即州麾君薄淮陽耶寧更迂
朱幡之駕誰踰仲卿者會即趨丹掖之班某無挾
而窮不殖以落上青天而仰脅頃逢三峽之倒流

標六

五

瞻白日於舉頭還望九門而却走偶文翁剖符之
再駐許于思弃甲而復來舊政旣幸於告新大事
又忻於從長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後先兩託於交
承旣見君子庶幾有臧蚤夜一期於規誨

通吳運幹

檄

登畿入幕濫同賓客之聯授印合符將託子孫之
契恐以我而爲簡敢修辭而立誠恭惟某官學業
醇明器資凝遠長卿凌雲之氣入室何難與公擲
地之聲摩空有素自來歸於韶石謂徑上於瀛洲
顧煩上界之官吏贊中都之漕駕輕車就夷路聊

養脩名入大學招諸生請觀近比某不堪索米又復泛蓮敢圖解后之間適有交承之好隴西李博與處者所敬惟賢河南吳公嘗學焉自今以始

通兩浙林運幹良顯

湖船一笑夙傾解后之心水幕同僚強附交承之契望芻輿而來止飭竿牘而斐然恭惟某官秀出三山譽騰四海摩空作賦能瘖萬馬之聲發策決科卓踞六鼇之首采魯芹於泮水燃楚竹於清湘藉末爲國子之先生亦合入文學之掌故顧屈清廟之器來贊皇華之光飄氣凌雲益肯久依於綠

標六

六

水舉頭見日便應直上於青霄某拚襪短材濫巾末屬偶然承之遂供越俎之勞正爾失真久抱佩環之愧屬聞行李之問道喜至捲書而欲狂江漢以濯之豈但慰懷賢之渴草木吾味也庶幾安承教之私

通潭州劉教授時可

祭孫寶之竈既竭吾財倚仲尼之墻此非子坐懷哉解去賢者鼎來是雖期會之偶然強曰交承亦可也恭惟某官學有原本行無瑕疵自題千佛之姓名宜展三神之步武居官能大何嫌枳棘之棲

匪我求蒙思樂藻芹之采槃槃潭府榮榮楚材人
非生知之其必由學教亦多術矣先致其知道本
諸身士速哉肖舞雩沂水共觀夫子之循循發軔
天津即繼諸公之衮衮某強顏越俎矯首望塵佩
有若之環此難久假叱王尊之馭所冀疾驅

通善化盧縣丞

補之

請隣祭竈不知枳棘之棲越俎代庖定匪竹松之
對懷哉解去賢者鼎來請從臭味之同試論踐更
之代恭惟某官曾蟠萬卷學綜九流人見千佛之
名經有垂涎者渠知一第之溷子真摘頷然惟其
具大受之規模故不辭小官於州縣九年考績再
轉爲丞亟辭禹穴之雲煙來慰湘江之草木守經
据古寧肯破崖岸而爲文騰實飛聲會即登瀛洲
而入直某非據而據時行則行顛倒衣裳公豈嫌
於李下齧揚糠粃我真愧於盧前幸叱馭而疾驅
即裹章而送上子生孫孫生子且強負於交承余
負丞丞負余姑別容於商推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六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七

謝除授 內除

代魏兵部 了翁 除編修檢討謝丞相

郎省真除叨綴夏官之屬史闡假寵仍紬東觀之書曾微共二之材况冒兼三之寄一陶厚甚重拜悚然竊以兵書之在史家近分四種文事之有武備古號二塗故長槍大劍雖有毛錐之嘲而亂臣賊子難免麟筆之懼欲兼美職宜屬全材如某者見謂迂踈貌無操挾少徒志科名之苟得壯始知事業之無窮頃因去蓬岳之船甘回泛瞿唐之棹

標

既徧塵於藩閫亦游駕於輶軒州縣十七年詎曰暮年之去國水陸八千里寧論千里而見王敢圖三朝之會同修蒙一札之收召義難俟駕禮合造朝甫入覲於朶雲遙進班於列宿載惟文昌之務尤嚴武部之司蓋五材民並用之古無去兵之理而多壘士之耻也今當整旅之時矧不崇朝之間兼綴編年之職昔揚雄經歲餘之待詔僅試郎員至韓愈願年老而著書尚辭史事蛙固難於語海蚊詎可以負山恭惟某官柱石九筵權衡庶彙台臯陶合稷契天知許國之心若伊陟若巫賢人仰

傳家之學調十五載更絃之化收七十城憑軾之
功雖當百志之惟熙益思九德之咸事必欲與天
地以相似不容委人物以眇然猥挈孤蹤亦汚高
選其敢不勉思厥職惟既乃心乏姚崇奏決之材
恐空塵於戎部成魏收直筆之願當圖勉於策書
代鍾監丞震除祕書省著作佐郎謝丞相
涉筆膠庠正覺承哉之負濫竽冊府復叨儒者之
榮蛻凡骨於高明聳危肝而感激切以圖書之府
實通天上之星辰英雋所躔不受人間之風日未
能免俗何自爲郎左太冲之賦三都始求此職今

標七

文本之奏二頌乃稱是官况黃道日月之明值紫
皇春秋之富鏘韶鈞而蔚虎鳳邁漢九流充棟宇
而汗馬牛過唐四庫職固隣於書蠹名亦近於郎
烏是爲清資宜擢素望伏念某楚狂一介鄭重半
生世科不補於遺餘家學僅安於淡泊三仕甘廣
文之冷若將終焉一朝拔從事之尤聊復爾耳敢
意大鈞之播真無鈍鑿之遺因其就湏入之章華
之以不次之擢籍田之爰載柝既沐三重博士之
冗不治更榮再轉但欲乞治中而去詎敢窺廣內
之藏蓬弱風波敢望接三神之武叢監朝暮初無

送五鬼之文忽從米廩之間驟綴蘭臺之屬孰主
張是遂濟登茲伏遇某官命世真儒爽邦哲輔載
萬物以坤元之厚鉉百度於鼎寶之和李贊皇五
十四歲而相君其年如父王文正一十八載之當
國惟德之符方宏翕受之規益廣旁招之路有憐
冗散亦玷超遷某敢不讀未見之書求多聞之友
總一百三家之略益深稽古之功撫五三載籍之
遺或上得賢之頌

代江淮陳制幹鞞除監丞謝丞相

烏幕充負方驟通於閨籍雉工列屬更躡造於朝

標七

紳不三閱月之間乃兩承天之寵感恩踰分拊已
增慙切惟國朝立法之至公人材循序而後進欲
其脫選必限以六考而舉以五負至若轉丞非內
之列院則外之諸郡縱有特頒之殊渥亦難盡越
於常規蓋須得百年幾見之人乃可稱一歲九遷
之命詎容異數猥及凡材如某者稟質穎蒙賦材
迂滯蚤記教忠之訓未知造道之方摘句分章粗
耻空談而無用陳力就列豈敢大言以爲欺容貌
不能以勝衣智略何有於凌輻適英主際中興之
運而遺黎懷內附之思遂令白面之書生往替碧

懂之元帥雖戎政無能爲役然君命寧敢辭難齊
人歸疆正可閔離離之黍周行多士詎容伐坎坎
之檀敢圖稟議之來游沐超遷之寵甫離七階之
選遽參貳監之聯家人蓋有嚴君昔若是職癡兒
未了公事乃世此官旣材能不及於中庸又名實
未孚於上下挈提至此稱塞謂何恭惟某官命世
宗工爽邦碩輔積十五年秉鈞之績成七十城憑
軾之功謂明王立政惟人當廣開於塗轍而宰相
代天理物難純用於規繩將收度外之材用作邊
隅之氣必使蒙臯比以出姑爲買馬首之謀故路
中行智伯之報

標七

甲

除國子錄謝丞相

金耀疋司愧乏主書之最璧流選屬叨升糾事之
聯非有清資而致然夫何素望之及此一陶厚甚
三省矍然切以化民成俗由學乎其來已古授業
傳道解惑也必惟其賢况風化之本原尤國人之
矜式雖居小職亦選鉅儒在元祐間實用張橫渠

之輩至紹聖末亦取游建安之流此豈庸虛所能稱塞伏念某稟姿苦窳殖學踈蕪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見大慙謂之大好乃瑣碎俳偶之辭矧至四五十之無聞重感三千鍾之弗泊兩鬢已雪百念皆冰敢意登畿獲齒堯庫陳人無用苟安掌故之蹤名士滿前詎堪首善之職忽蒙分席莫遂循墻有先達者爲之前尚恐後生之可畏占小善者必以錄益知大播之無垠伏遇某官柱石九筵權衡百度粉米山藻之色別繪以袞章鹽梅水火之味殊飪之鼎寶雖當青衿刺學之後不替

標一

緇衣好賢之心有憐蠹魚之專俾致螟蛉之祝天位與共天職是豈出王公之私人患好爲人師特恐犯聖賢之戒某敢不益磨行檢加飭禮維懲創孝先之晝眠追隨昌黎之晨入命汝教曹豈徒教小技之文章匪我求蒙願勉求放心之學問

除國子錄謝執政

抱關金耀已汗掌故之科分席璜宮初乏知新之學進非有德遷不以勞永言小善必錄之由全出大鈞無垠之造所感厚甚無謝可乎切以太學風化之本原其來已古大夫國人所矜式必立之師

故雖尾僚亦關首善道出義皇而過屈宋猶曰於
我何有哉文規姚姒而逮莊騷尚聞有笑于列者
不善螟蛉螺贏之祝寧無驪駒狗曲之嘲伏念某
學不知方仕未能信呻其佔畢缺師友之淵源著
之話言皆童孺之糠粃冒昧登畿之綬追隨筦庫
之家甲第梁肉之紛紛豈爲我設窮年膏油之兀
兀反教人爲敢意成均獲齒糾錄居然從國子先
生之後何以報王公大人之知伏遇某官該輔天
功奮庸人望收斂攻教恐駑馬有十駕之材搜攬
流離謂鱗鱗皆九戩之選亦旣招諸生而立館下
不嫌養萬鍾而教國中憐其役役之常課以循循
之誘某敢不益磨行檢謹飭廉隅孝先晝眠正恐
嘲師之無苟昌黎晨入詎應詰匠以爲楹

除國錄謝給舍臺諫

補文學掌故之官何心高位崇京師首善之化乃
尾下僚是名清資非有素望躡進金闈之秩仍依
璧水之流三省踈庸一何僥冒切以成均合國之
子弟爰立之師簡書畏我之友朋必歸之錄官曹
雖小職任不輕在元祐間則伊川橫渠其選至紹
聖後則建安龜山之流今雖乏人何爲至我伏念

某志雖語上材不逮中幼而學之亦欲垂竹帛之
尺寸齒之長矣初未離溝瀆之尋常甘心此士之
江湖絕意真人之官府敢意主文書於几閣又獲
陪冠帶於橋門鄭虔無羶亦懼官長之罵邊韶有
苛尚貽弟子之嘲顧敢招諸生以來前亦特有仁
人之在上伏遇某官綱維國論管攝文盟存先覺
覺後之心推欲立立人之學雖當青衫挑闥之後
不改緇衣館祭之誠念聖人之及萬民亦惟養士
思君子之有三樂無若育材故宮商執爨之桐以
規矩登場之木某敢不靖共爾位滌濯其心業精

于勤荒于嬉固當檢押學行之上言之次尤願琢磨

除國錄謝葛祭酒

洪

掌故無文學之實正覺覩顏首善蓋風化之原猥
容箱尾環顧其中未見可者先達之上爲之前焉
忻然小官之不辭樂在君子之易事切以授業傳
道解惑也既立之師同寅恊恭和衷哉必率其厲
思昔呂正獻長成均之日實舉張橫渠居正錄之
官今茲尋墜緒之茫茫詎宜用餘子之碌碌阜螽
草蟲非得其類奔蜂霍蠋難奏爾庸如某者鹿鹿
凡材魚魚末學賦資蹇淺迷高明廣太之天淵涉

世坎艱多患難賤貧之日月漫焉未能信之仕妻
其不足畏之年茲由几閣之文書躡綴橋門之冠
帶出義皇過屈宋猶曰儒術於我何有哉規姚姒
逮莊騷尚聞諸生有笑于列者况無所挾何恃而
前亦惟親大司函丈之間可以習小雅隸三之業
伏遇某官以耆壽俊爲社稷臣天下之達尊三公
難他遜君子之所教五帝曰汝諧資自治治人之
準繩垂先覺覺後之桀驁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今幸立弟子之行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初何畏
官長之罵某敢不尊其瞻視審所步趨商財賄之

標七

有無計班賁之崇庫遐不謂矣觀道德於前後聽
教誨於左右願卒成之

除國錄回諸州

掌故金耀已愧曠瘵首善璧流誤叨糾錄載省吹
噓之自一歸披拂之仁恭惟某官以欲立立人之心
推先覺覺後之學黼黻溝中之斷宮商爨下之焦
致茲一寒之蹤分此獨冷之席某未由面謝先辱
手牋有感輪困無詞稱塞

除架閣謝丞相

十年出幕迷舊跡於新蹊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

府拔之喧賢器德之役賦以棲遲偃仰之間蛻凡骨以漸輕聳危肝而知感切以周九職之任既重司書唐六典之分已存掌故至若版曹之籍專之金耀之藏在昔時特曰堯庫之官至聖世則爲儲材之地栽培拱把備震風凌雨之悒懔追琢瓊瑤供方澤圓丘之琮璧豈應庸下偶玷選中伏念某質竊無竒學落不殖少時磊隗尚抱風雲之壯懷中歲蹉跎稍除湖海之豪氣漫焉未能信之仕已是不足畏之年生辰挹斗而揚箕竟失餘而得少奴星結柳而送鬼柰驅去以復還周行萬里之關

標七

九

山復累一陶之坯冶馬伏轅而蜷局直爲仰秣之謀燕巢幕以差池猥沐捲簾之顧南宮放藝濫廁使令東閣望塵曾微懇禱忽使接紳綏之武遽令司几閣之文蠅頭牛腰姑備朝廷之遺忘鼠牙雀角僅防吏胥之謾欺白日青春了無公事黃蘗綠幕究是儒生非大鈞妙播物之仁則小人無得與之理茲蓋伏遇某官經邦碩德濟世元勳竊窺堯舜君民之心豈數韋平父子之業寶鼎九廟以衣裳之會金城四方於樽俎之前元齡入相二十三

年求賢則如一日吉甫薦士三千餘輩流澤蓋在

異時碩慙孤賤之蹤亦綴收羅之數其敢不溫尋
宿學討理初心商財賄計班質恐孤德懋懋官之
意厲廉耻行禮義圖報先覺覺後之恩

除架閣謝五府臺諫侍從

賓水漕之筵正虞謫蒲主地官之度猥玷恩除有
憐鞅掌之勞少佚筋骸之束此大鈞侍從大造妙播物
之巧然小人有乘器之慚切惟周設司書既任版
圖之職漢立掌故實崇文學之流馴至皇朝率儲
清望元豐設庫已重此官紹興正名益艱其選况
三司併歸民曹之後以獨負專庀金耀之藏英俊

標一

聚于闕庭多由此出文書盈于几閣初不爾煩士
當利吾器以俟時上亦慨其根而食實詎容瓠落
獲預茹連伏念某意廣才踈名浮味薄韓子四十
八以後轉負初心柳侯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矧
可憎之面目仍不利於走趨從軍無分寸之功失
勢幾千丈之落燕巢于幕固非丹穴之羽毛蛙拘
於墟亦豈青冥之脚手孰爲之地有隕自天拔之
輜軒咨度之餘付以按牘文書之寄開門羅雀得
鼯鼠不食之倉充棟汗牛皆鴈鷺所籍之紙或容
暇日稍理陳編此流俗所謂寂寞之濱而愚儒則

爲藏修之計伏遇樞密弼諧兵柄參輔政機強本朝以折千里之衝舉明主以建萬世之策綢繆牖戶收義負偃植之材締繡衣裳辨藻火黼黻之色肆令設聞之士亦入旁招之儲某敢不跼伏寬閑溫尋廢忘歐永叔之辨曲直或得於陳按之觀魏弱翁之條便宜亦願助故事之奏

代陳架閣

登謝丞相

贊使指於計臺曾微素望主吏文於民部猥玷清流未論分寸之躋攀且遂斗升之饒嚼少安三釜實感一陶惟天朝嚴法令之藏不遺片紙而地官

標一

專版圖之掌又異他曹凡財貨之本末源流與夫家之施舍戒令悉從閣東特設司存放凡守金耀之門多以儲玉班之彥汗牛充棟雖同鴈鴛之生涯待兔守株或綴鴛鸞之步武欲諧衆口必取譽髦如某者才不瑜人學徒是古崎嶇一第志其目而中眉奔走四方困於心而衡慮亦念聖賢之所立底湏爵位而後傳彼正已而不求於人此言何謂然居下而不獲於上吾道難行冒焉爲東閣之趨志在便南陔之養索長安之米衆固擲揄對昆明之荷再逢搖落敢意篤豚魚之信不肯遺蟣蝨

之微竟挈陳人俾洿故府雀角鼠牙之案牘善而
藏之牛溲馬渤之階梯庶其在此伏遇某官乾坤
間氣社稷世臣寸心結人主之知一力任天下之
重使宅百揆久著經邦論道之功茲惟三孤始膺
貳公洪化之寄文武萬邦而為憲精神千里而折
衝章章已見於歸疆汲汲不忘於求士殆欲市燕
人之駿故先揖越國之蛙知某親老家貧難以待
三年之艾憐某身勤事左無使虧一簣之山姑令
守几閣之文書庶或備朝廷之遺忘某敢不靖共
爾位增益未能芽甲根亥固已累洪鈞之一氣猥
闌居揆尚希託廣厦之萬間

代舒架閣

祐

除藉田令謝丞相

故府抱書安分百僚之底新畚載耜庀司千畝之
間絲綸始拜於王言耕鑿詎忘於帝力頂踵出生
成之造肺肝深銘鏤之私竊惟周立甸師漢為田
令中古不常於廢置本朝獨厚於優崇端拱親耕
猶附九農正之本元祐著令已班五監簿之前用
為羽儀湏清流而後畀取諸闕閱必素望之已高
如某者學既糝糠才尤蕪穢早荒家訓不自策力
田之科晚藉世資乃就食代耕之祿一官漫尉再

轉負丞會逢除吏八百之恩偶玷筦庫七十之數
心雖同於白水夢不到於青雲適金耀之虛負濫
角巾而承乏小人屬厭食而已既慙地位之高大鈞
塊北無垠更陟天田之峻東吏文於高閣習容典
於曲臺矧當大享之丁辰聿嚴裸鬯其在先農之
乙地正給采盛使之參保介之間于以聞籩豆之
事漸階閨籍可齒朝紳載柝載芟何敢耻有道之
穀不稼不穡所愧取無功之禾伏遇某官柱石九
筵權衡百辟明堂以序五位適觀四海之會同少
保茲惟三孤實任兩儀之寅亮謂臺閣之儀正須

標十

十一

子弟庶宗廟之器可交神明丕歲八憲四正之儀
式講三公五推之典肆令駑鈍猥備駿奔某敢不
滌濯其心靖共爾位誕后稷之稼有相當益虔晨
正之司帥甸師之屬而耕尚終託天官之造

代舒架閣除藉田令謝五府侍從

故府綴負粗謹吏文之守容臺列屬叨陞帝藉之
司跼綸綍之王言齒簪紳於京秩籠踰望表愧溢
情涯惟漢家田令之官實周制甸師之職歷代不
常於廢置本朝獨厚於優崇元祐定班蓋在五監
簿之上端拱歲事猶附九農正之中馴至中興始

歸宗伯禮樂以俟君子惟寅又欲其惟清邊且則
有司存弗仕則幾於弗問豈圖庸下偶玷選中如
某者同前謝丞相啓伏遇某官當世真儒斯民先
覺文武爲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之衝朝夕輔台
有猷必告于我后夙夜基命不戰可屈於人兵方
將厚益梅麴蘗之功諒必廣芝木參苓之蓄肆令
駑鈍猥效駿奔某敢不欽乃攸司修其可願八政
一食勤身敢怠於共盥三公五推拭目尚觀於載
耜

代范文思

應鈴

謝史丞相

恭

試邑三年乏民庸之善狀入京一月玷工之異
除身未登光範之門夢弗到文石之陛非求而得
何德以堪竊以半面之異孟嘉非相求於未面一
言而得醜蔑亦幾失於無言次焉酒左右之譽褒
否則出公卿之論薦今者絕虬蟬之援驟而綴鶴
鷺之行是爲特達之知未有報酬之計伏念某一
愚自信三仕無庸初隱弓刀不敢學上書之尉繼
逃麴蘗偶叨舉筦庫之家當父母喜懼之年效子
男附庸之役取田疇而伍早知有殺之之歌聞弦
歌之聲晚乃多莞爾之笑偶成善罷安有去思身

未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已千小宰題治中別
駕之輿敢問大鈞錄時文思索之量誰實吹噓而
送上遽蒙摸索於暗中天生五材古豈容於一闕
國有六職今未廢於百工然宮室苑囿之無增且
律度量衡之已正惟服食器用間屬尚方在梓匠
輪輿率多居肆是雖虛轄蓋得實材猶泥猶金固
豈逃於陶冶不稼不穡果胡取於困墨雖銜卵翼
肉骨之恩實負血指汗顏之愧茲蓋伏遇某官鹽
梅家學袞冕世臣一柱擎天獨扶千萬間之廣廈
三槐蔭地詎數十八載之中書每翁受以分施務

標十一

十三

爲本

兼收而並蓄惟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既
之門故求者不予予者不求以恢洪志士之氣某
敢不仰思識拔誓竭縻捐赤水無心詎敢作還珠
之語白雲在目願終於負米之情

代衛運幹

撰

除太社令謝丞相

計幕終更方俟通班之命容臺置屬遽叨司社之
除非鈞播之無垠知饜餘之必弃恩淪骨髓感鏗
肺肝切惟太祝奉禮之攸司實與正字校書而相
埒禮樂自天子出義先郊社之明邊豆則有司存
職在典章之習非取簪紳之素望必先闕閱之清

流庶存子諒之心克贊寅清之職詎應庸下遽玷
選中伏念某累舉無成孤蹤何取三仕庇身於內
幕無足策名一官主畫於外臺僅知守法惟是日
畿之奔走實多風浪之侵陵獨憑如翼之恩曲全
羈迹盡出齒牙之賜遂足薦章既可脫離選調之
灘便使屬厭食小人之腹適值糟糠之在褥小稽松
菊之迎門除書有墮以自天愧汗滂流而至地身
如病鶴詎容陪鷓鷯之行技止黔驢何足玷麒麟
之指此大丞相所謂采葑之意在小丈夫則懷據
疾之慚摩頂放踵而知恩糜骨捐軀而辭伏遇

某官棟桴九廟坏冶萬殊少保茲惟三孤

十

某官棟桴九廟坏冶萬殊少保茲惟三孤
儀之寅亮冢宰掌建六典並收四海之賢能惟俊
又宜在於旁招何巧拙亦容於雜進曲念一門之
父子甚如異姓之弟兄輔翼之振德之不遺餘力
吹噓是披拂是倍費元功憐某在伯仲之間獨補
選階之冗恐某試子男之邑未閑吏道之師必令
致曲以有成不忍徑麾之使去天生地育尚難回
霜雪之餘嶽峻海深何嘗假涓塵之助受知如此
揣分謂何某敢不退省內愆甘求外補成終成始
得蒙亟屏之四方使過使功猶願少殫於一得

代董惠州

居誼

除鼓院謝丞相

負丞支郡冒分千里之符承命本朝俾典四方之
軌恩逾望外愧溢情涯切惟聖王量能授官寧無
差擇君子居易俟命惟有靖共傳明戒於鄙夫史
大書於巧宦苟睥睨孔亦焉之集皆覬覦雞犬之僂
材固難全官亦有限牛溲馬渤雖待用於醫師虫
臂鼠肝盍冥心於造化如某者材真樗散性實棗
昏科名不補於遺餘塵俗敢辭於抗走楚萍試邑
僅逃製錦之傷古枯佐州濫竊代庖之輿冒然乘
障許以造朝既得郡於南交漸理裝而西延常鱗

標七

凡介之儔匹自分泥沙雙鳧乘鴈之去來同心渤
澥頤惟推鈍乃辱甄收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寥寥
斯道不即人而人自即我愧愧此恩伏遇某官忠
結主知道先民覺大鈞播物惟隨器以剝裁直柄
當權肯徇情而俯仰察某乏蟻子之援知某無鴉
炙之求特使啞鍾入司路鼓爰鷓聞樂不勝疑駭
之情罔象得珠殆匪經營之力某敢不仰承殊渥
勉策孤蹤守虎豹之關無使君門之壅達豸豚之
訟必思民瘼之通

代回鄒泉州賀新除

應龍

夏辟三千參聯弗績冬官六十攝長何庸非悒悒
實免其震凌則川藪密藏其汗疾恭惟某官儒者
給事王之蓋臣海水簸弄明月珠茲亦竒矣曉漏
追隨青瑣闥誰其似之曲為蟠木之容未許槁梧
之暝然以挂冠之歲月居然曳履於星辰恐噴人
言誰併予羨欲乞骸骨而去更借齒牙之餘某視
蔭可驚託根自喜望崦嵫而勿迫漸為歷吉日之
謀驅豐隆以寄聲敢致登閭風之祝

代回諸路賀新除

旅小宰之班深慚久假渙大昕之號猥遂
參筆橐之華實懼瓶罍之溢未遑推謝先
鏘然韶鈞杳默咸池之奏粲若藻火扶持夜燎之
光徒深篋衍之藏莫效襜褕之報

代回衆官賀新除

攝事貳卿閱時無補蒙息進律滿歲為真曾巽謝
未遑辱謙撫之先及燁然駢麗寵此畸涼牘制
有嚴不克視施而為報襟期甚厚惟當永矢以勿
諉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七





